

长篇历史传记小说

商界巨富

西南华氏家族

旧中国

出版巨子

武术世家

大金融家

大慈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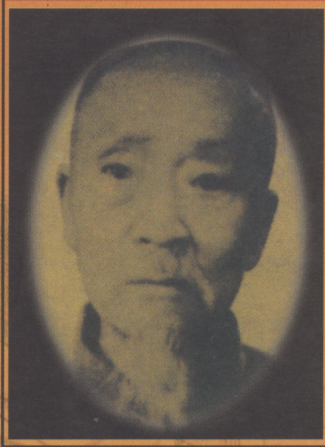
旧中国

第一富豪

军火大亨

盐业大王

一代酒祖



徐 杨 / 著

珠海出版社

商界巨富

西南华氏家族

徐杨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界巨富——西南华氏家族/徐杨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0.9

ISBN7-80607-694-8

I. 商… II. 徐…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3807 号

商界巨富——西南华氏家族

著 者 ©徐 杨

责任编辑 李向群

装帧设计 木 子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香洲银桦新村 47 栋 A 座二层

电 话 2515348 邮政编码 519001

印 刷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mm 1/32

印 张 15.375 字数 358.6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ISBN7-80607-694-8/I·27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华效光

徐杨先生所著带有传奇色彩的小说《商界巨富》一书与读者见面了。徐先生为了写这本书，曾十多次到贵州采访，搜集了大量的文献及重要史料，书中重现了我先祖华联辉、华之鸿、祖父华问渠创办华家酒的艰辛历程。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由民国中央政府农商部推荐华家酒参加美国政府举办的首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举荣获金奖，从而确立了其世界名酒地位。而华家也因此成为西南巨商，在一百四十余年间，独步西南，家中之富，几可敌国。

华家酒是先祖华联辉于一八六〇年(咸丰末年)创建的“成义烧房”所生产，经过华家三代人的艰苦努力，华家酒生产逐渐扩大，华家几代人通过不断探索研究，积累了丰富的酿酒经验。华家酒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香味浓郁、饮后不口干、不上头，多饮不易醉的特点。于是，华家酒成为政要官员馈赠的必备礼品。当时，一个普通市民只要花上两个银元，即可在成义烧房设于全国的一百二十多家分号中，购得一瓶包装统一、质量绝佳的华家酒。于是，华家酒风行全国，成为一代名酒。

华家酒从创立到大规模生产及经营销售，经过曾祖华联辉、华之鸿这两代人的艰苦努力，把贵州的酒文化传播到国内外，他们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他们将赚到的钱全部投入到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不惜巨资两次到日本采购机械并派人到日本接受培训，创办了西南第一家大型书局——文通书局。由于印书纸张的需要，又投资创办了贵州第一家机械造纸厂——永丰造纸厂。文通书局于一九〇〇年开业后，逐渐发展成为与商务印书馆等齐名的全国七大出版商之一。

曾祖华之鸿继承高祖华联辉先生“亦商亦读”的遗志，先后捐资创办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即今日全省第一流的国家级重点中学——贵阳第一中学；又捐资创办贵州遵义中学堂，即今日省级重点中学——遵义四中。除此而外，还捐资创办了贵阳优级师范、法政学堂等十余所大中学校。

为了表彰曾祖华之鸿对贵州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民国政府曾赠给曾祖“捐资兴学”大型牌匾一块，立于家中的客厅内。

祖父华问渠先生为人豪爽、豁达，才智过人。他接管祖业后，克服重重困难，以过人的胆识和气魄，将华家酒、文通书局、永丰造纸厂等企业发展成为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大型企业。通过文通书局出版大量教科书和中外文学、历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著作，对贵州和全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推动，居功至伟。

祖父华问渠先生为人随和，善交朋友。曾听父亲说起过祖父在四十年代中的一段轶事。那是在贵阳自家的松山别墅内，宴请贵州省工商界人士、政界人士，当时八百多人，宴开八十

桌。那时全家兄弟姐妹均居住在松山别墅，别墅内功能俱全，有卧室、会客室、书房、客房、跳舞大厅等等。当时名流荟萃，昼夜灯火通明，祖父手举华家酒每桌敬一杯。当时的牛眼杯应为六钱，共连敬八十余杯，口不停，气不喘，脸不红，脚不浮，宴后安然送客，气度仍飘逸不凡。饮宴众人皆为之绝倒，全场震惊，后人称其为“酒神”。其后几十年，亦无可当此名者。

今天改革开放的政策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机遇，经过多方努力，沉寂了五十年的华家酒终于恢复生产了！我不但要用家传独特的酿酒技法重烤高品质的华酒，还要把百年华家酒文化一并奉献给世人。

这是我作为华家第五代传人的历史责任与荣幸！

二〇〇〇年八月二日

目 录

序	华敏光 (1)
第一章 成义总号	(1)
第二章 捕 杀	(56)
第三章 青衣棍	(137)
第四章 绵 掌	(174)
第五章 八百里驿站	(207)
第六章 义和团	(237)
第七章 步步追魂	(298)
第八章 泽被西南	(344)
第九章 漠北飞鸿	(386)
第十章 酒 战	(411)

华家后事记	(468)
华家后人简介	(469)
本书资料来源	(470)
华家百年大事记	(472)
与华家有关的部分历史人物	(476)
后 记	(482)

第一章 成义总号

雾霭沉沉，淫雨纷纷，整个黔北大地笼罩在一片雨色之中。

此时正是清朝咸丰末年三月间，茅台渡口上一排乌草搭的棚屋，棚顶上一面酒旗，斜斜地插了出去，大雨将旗浸得通湿，在风中翻卷，啪嗒嗒直响。酒旗黑底黄字，上面是斗大的两个字：成义，暗暗的雨色中望来，甚是醒目。

棚下有十几张桌子，满满的坐了人，屋角处尚有十几个挑夫，蹲在一起，撑着长长的黑烟管，吧嗒吧嗒地抽，不时瞄瞄棚外如帘的大雨。棚外也没有围栏，只是几根木棍支着，细雨随着风不时地飘进来，众人都愁眉紧锁。

靠边的桌中有一老者，看来有六七十岁的年纪，却是兴致勃勃，望着外面苍茫一色的天空，对侧面陪坐的一少年说道：

“庶昌，这茅台地区古称播州，原在穷山恶水之间，自明朝平定苗人杨应龙叛乱以来，才日见繁荣，你可知是什么原故？”

那少年望着老者，道：“此地山水雄奇，却是极为闭塞，可能

是有什么特产之类，才见繁荣。”老者笑笑道：“非也，贵州通省不产盐，所用食盐全部由四川自流井运来，当年柳宗元被贬此地，韩愈曾作辞曰‘播州之地非人所居’，那是因为贵州缺盐，斤盐斗米，地处偏疆，又与苗人杂居的缘故。可你看今日茅台，各地行商坐贾，云集此处，端的是黔北第一大镇，这赤水河，奔腾上下，虽不是黔北第一大河，但气势却是非凡。”说的是一口的官话，与贵州话截然不同，看二人服饰和作派，极像是官宦人家。

那被叫作“庶昌”的年轻人约二十几岁年纪，面如冠玉，双眉斜飞，两眼炯炯有神，穿的是秀才服饰，身形端凝，桌子右侧横着一把长剑。他顺着老者的目光看出去，见渡口十几丈的台级下面是一条奔腾咆哮的大河，这条河将贵州和四川分隔开来，沿岸岩石殷红如血。

此时虽是晌午，但天色阴暗，雨雾苍茫中，但见河水浩浩东流，波涛拍岸，一大片混沌的河水如沸如羹，翻滚汹涌，望着为之眩目，不由暗暗慨叹，侧过身道：“老师，这样的急流，天又大雨，不知何时才有船到？”那老者捻了捻须，笑道：“此地胜景美酒，便是多留几日又有何妨。”这老者是京城御史郑珍，字子尹，诗词俱佳，诗名流著，审音守律，词藻绝胜，是当时诗坛祭酒，名满两江。下首的年轻人是他的弟子，姓黎名庶昌，从京城到四川，不得不滞留茅台，等船渡河。

乌棚中众人都在喝着闷酒，其中一个胖胖的盐商忽然说道：“这天像漏了一般，下了已有几日，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停。”旁边一人跟着道：“张大哥，这样的天，河上哪里走得船，看来只有等下去了。”一个中年盐商接话道：“华堂主

说今日会到，那定是会到。”周围众人七嘴八舌地说：“邓先生说得极是，华堂主说来那是一定会来。”黎庶昌心想：“这些人对这个什么华堂主如此推崇，不知这华堂主是何许人，在这风雨中行船，那可是不要命了么？”正自寻思间，就见远处天际电光连闪，映得整个渡口一片光亮。接着一个焦雷滚过，霹雳像是打着这渡口上一般，震得各人耳朵嗡嗡作响，天就好像开了个缺口，雨水大片大片地泼降下来。

几个盐商叹了口气，正要开口再发几句牢骚，旁边一个脚夫突然站起，指着河上道：“看，看，有船来了！”众人齐步抢出，但见惊涛骇浪之中，一队船正在逆江而上，约有七八艘，船上面搭着乌蒙蒙的船篷，船夫也没戴斗笠，只着蓑衣，嘴里似乎喊着号子，撑着船蒿，奋力前行。不多时，号子声已穿过轰轰隆隆的河水声，渐渐地越来越响，听得清楚是“嘿哟……嘿哟……”的喊声，声音粗豪，另有一种震动心魄的意味。

雨幕飘摇中，船越驶越近，领头的一条船上，碗口粗的桅杆上扯了一张大旗，一样的黑底黄字，上面是斗大的三个字“成义堂”，银钩铁画，刚劲非凡，漫天的大雨中，更显气派雄伟。桅杆下站了一人，身材高瘦，戴着宽宽的斗笠，惊涛骇浪中，双脚似牢牢地钉在船头，纹丝不动。一个盐商指着那人叫道：“是华堂主，是华堂主！”黎庶昌盯着那人，暗道：“如此偏远之地竟也有如此人物！”走过去问了一个盐商，那人横了他一眼，道：“那人么，姓华名联辉，是成义堂的堂主。”见他认识，便不再理他。

那胖胖的张姓盐商感叹道：“华堂主真是没说的，如此波涛险恶，竟答应帮我们运盐，唉。”众人望着外面，都不说

话。

不多时，那一队船已近了，正往岸上靠。华联辉也不待船停住，脚下在船头一点，跳上岸堤，船上众人手脚齐动，往下收帆。忽然间天空喀喇一声焦雷，震耳欲聋，漫天的闪亮之下，头艘船上的一个船夫一慌神，手下一松，手中的帆绳突然脱手，横着荡了出去，卷起的帆布忽地倾斜，其他几名船夫扯不住，齐声呼喝。

岸上众人抢出棚外，眼看大雨之中那帆布自数丈高的桅杆上直落下来，势道骇人。忽见华联辉自大雨中窜出，脚步在岸堤上只点了两点，跃过十余丈，纵身上船。脚一落地，再不停步，在船板上一借力，直扑上桅杆，半空中深吸一口气，右手如钩，在桅杆上一拍一抓，身子借势上跃，那帆已直落下来，眼见得卷住了华联辉。岸上众人瞧得心惊目眩，齐齐地“啊”了一声。

就见帆影中一条青影飞出，华联辉已一手抓住船帆，借势纵身落下，极像一只大鸟叼住了帆，缓缓落下，风雨中望来，极具声势，美妙非凡。岸上众人这时才惊醒过来，震天价叫了声好。华联辉落下后，将帆交与船夫，拍了拍那吓得面如土色的船夫，纵身上岸，岸上登时喝彩声雷动。华联辉手握腰刀，一抱拳，答谢喝彩声。黎庶昌见他气度如此，更是心折。见华联辉也不过三十几岁年纪，又高又瘦，一张蒲扇般的大手，挽住一把腰刀，脚下交互一错，在渡口的石阶上点了两点，转眼到了众人眼前。众商人忽啦啦地都围过去，华堂主的叫声此起彼伏。

华联辉与众人极为熟稔，寒暄一番之后，坐到桌旁。黎庶

昌听他们说的那家盐帮拿几稍盐，这家盐帮拿几稍盐，各家盐帮分得有多有少，却都欢天喜地，也无怨言，各自解付了银两。

郑珍与黎庶昌在众人中甚是抢眼，华联辉横过身来扫了一眼，见是两个生人，与众盐商又笑谈几句，径自走过来，对着郑珍一拱手说道：“这位先生，大雨之中，在此饮酒，真是好雅兴。”黎庶昌一抱拳说道：“这是我的老师，上郑，下珍。此次欲到四川，不料遇此连天大雨，不得已在茅台暂留。”华联辉甚是惊异，说道：“郑先生可是人称‘西南巨儒’的郑珍？”郑珍笑笑一捋胡须：“世人过誉，不足一哂。”

华联辉道：“先生名满京华，华某甚是敬佩，今日得遇郑先生，华某真是三生有幸。”郑珍忙道：“华堂主请坐下叙话。”华联辉坐下，郑珍指着黎庶昌道：“这是小徒，庶昌，见过华堂主。”黎庶昌对华联辉一拱手道：“华堂主，在下黎庶昌，得见华堂主风采，真是三生有幸。”华联辉哈哈大笑，点了点头，冲着身后拍了拍手，从柜台内钻出一个中年汉子，躬了躬身道：“华堂主，有什么吩咐？”声音喑哑，吐字甚不清楚，胸前挂了一个黑黝黝的铁锁，依稀是个虎头模样，却极是少见。只是这么大的铁锁挂在胸前，甚是不便，也不知他有什么用处。

华联辉对那人道：“郑师傅，请将酒准备好，一会儿要运上船，再提一坛酒过来给我们饮。”那人应了一声，低着头转身去了。不一会儿，端了酒菜上来，也还是不说话，酒菜放下后，转身便走。那坛酒放在草绳编的兜子里，一坛差不多有五斤左右，黑黝黝的坛身上贴着一张红纸写着“华酒”两个字。

华联辉道：“自家粗酿，请郑先生和黎兄弟品尝。”

郑珍忽然道：“刚才那汉子，似乎不是汉人？”华联辉道：“那是我成义酒房的酒师，自幼生长在苗疆，刚来时汉话还不会说，但酒酿得却是极好。他家酿酒也有九百多年光景了。”说着拿着一个酒坛，拍开酒封，给郑珍和黎庶昌往杯里斟酒，稠稠的醇香之气瞬间飘至，郑珍和黎庶昌不约而同地道：“好酒！”

郑珍指了指这篷子，问道：“这成义酒号，也是华堂主所设？”华联辉道：“成义酒号也开了多年了。”却不再说，微微叹了口气。郑珍见他语气忽然低沉，心下奇怪。原来，华联辉的成义酒房是为母亲开设，酿出的酒名满播州，此时已远达两广，只是母亲去年过世，再也尝不到这酒，华联辉心下黯淡，自是不便对人说起。

此时众盐商已分割了盐，走过来，瞅了瞅郑珍师徒，冲着华联辉一拱手道：“多谢华堂主相助，我等还要赶路，这便告辞。”华联辉站起来一抱拳道：“路上珍重。”众盐商轰地应了一声，带着脚夫，冒着大雨，几十辆推车转上小道，转眼间消失在茫茫雨色之中。偌大一个棚屋瞬间空荡下来，只有那郑天龙与船夫正在搬酒。

三个人对饮了一会，黎庶昌道：“华堂主也经营盐运么？”华联辉看了黎庶昌一眼道：“你以为我是私盐贩子么？”端起酒来，不再看他。郑珍笑道：“小徒不是此意，华堂主不要见怪。”华联辉笑笑，道：“那也没什么，我运盐也不是为了这几个盐商。你们看这场大雨已下了足足两个月，上游根本没船到，川盐难以运来，黔北地带久已断了盐，盐价更

居高不下。我看这几个盐商平日里还算有点良心，就运些盐给他们，但条件是卖给百姓。”顿了一顿，淡淡道：“谅他们也不敢囤积居奇。”

郑珍点点头，道：“华堂主身在江湖，心怀黎民，真仁人之心也。”华联辉笑笑，道：“郑先生过奖了。”转过头看看黎庶昌，见黎庶昌有些局促，举起杯道：“黎兄弟，我们共饮一杯。”黎庶昌忙举起杯，两人一饮而尽，华联辉哈哈大笑。此时雨下得似乎越来越大，敲打 in 棚上如密鼓一般，雨水顺着草棚滑下，隔成了一道水幕。赤水河奔腾而下，白浪滔天，轰隆隆滚过，震耳欲聋，华联辉意兴飞扬，持筷击打桌面，唱道：“古今兴亡多少事，浪花淘尽英雄……”声音粗豪苍凉，曲声自江上远送出去，风雨之声虽响，却也压他不倒。

黎庶昌赞道：“好，江上唱曲，高亢入云。”华联辉哈哈大笑，提起酒来饮了一杯，似乎意犹未尽，又似有无尽的思绪，长叹了一声，放下筷子，望着棚外的悬崖与河水，黯然不语。郑珍被这词曲的苍凉所感，说道：“听华堂主此曲，是《三国志》中的诗句，词虽不工，但豪壮之气极盛。华堂主唱曲大有古人燕赵悲歌之状，想是心怀抱负，却不得施展吧？”华联辉没有答话，一个高高的身子坐在那里，神情甚是抑郁。

三个人默默地饮了些酒，郑珍此时已是红晕上脸，拍拍黎庶昌道：“取纸笔来。”黎庶昌在另一张桌上铺好纸，又取出一方镇纸压在上头，磨好了墨，站在一旁立身侍候。郑珍起了身，晃了晃，走到桌前，提起笔在墨中满满地一蘸，提笔伫立，闭目半晌，脚步往前稍稍一跨，左手托住右手袍袖，运腕刷刷几笔，数行字便跃然纸上。

华联辉在旁观看，却是一首五言诗：“远游临郡裔，古聚缀陂陀。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迎秋巴雨暗，对岸蜀山多。上水无舟到，羁愁两日过。”底下落款是“华氏联辉雅正 咸丰十三年于茅台成义酒房”，然后加上印章。华联辉接过，在手中一展，道：“郑先生的字笔致圆润，意境绵绵不绝，果是好字。”郑珍道：“若华堂主喜爱，就请收下。”华联辉道：“郑先生赐字，足见抬爱。”躬身谢过，小心收了字，让郑天龙过来，道：“收在成义总号内。”郑天龙接过，慢慢地去了。

隔了一会儿，郑天龙回来，道：“华堂主，酒已装上了船。”华联辉道：“好，你告诉张师傅，这便起程。”转过身对郑珍道：“我现去四川，郑先生若有急事，可随船前往。”郑珍喜道：“那是最好。我本要送庶昌到江南大营曾侯爷处去历练历练，只是已耽误了些时日，也不知曾侯爷现在还在四川否。”这曾侯爷名叫曾国藩，起于湖南，苦练湘军，湘兵子弟英勇异常，朝廷借助其平定太平天国而被封为侯爷，对其甚为倚重，当时权倾朝野，名头甚响。

华联辉也知曾国藩，对黎庶昌道：“黎兄弟一表人才，郑老师门下文才也自是不凡，此去定有一番作为。”黎庶昌一拱手道：“华兄谬赞。”华联辉提起腰刀，说道：“这便起程吧。”黎庶昌望着滔天的大水，面露忧色，说道：“这样的天……”华联辉知他担心，大笑道：“成义堂的船夫都是千挑万挑的好手，定可保得尊师安全。”郑珍哈哈一笑，指着黎庶昌道：“为师尚且不怕，你这样的年轻人，倒怕吗？”庶昌脸一红，忙一恭身道：“老师，我是担心您。”郑珍抚了抚他的

背，道：“老师知道。”

其时风雨阵阵，四顾白花花的一片，对岸岩石只隐约浮现了个轮廓，极是苍茫，浪花翻卷中，船身摇摆不定。华联辉当先而行，黎庶昌提起行囊，扶着老师一步步走向渡口的石阶。黎庶昌扶着老师上了船，进了船舱，见船舱中满是酒，黎庶昌惊叹一声道：“这么多酒，不知要运到哪里？”华联辉笑笑：

“一部分到四川，大部分到湖广。”说完，上了船头，对一个精瘦的汉子道：“张师傅，起帆吧。”那张姓汉子高声喝道：“头船起帆！”六艘船上的船夫跟着喝了一声“起帆”，众船夫拉着粗如人臂的缆绳，将那白帆一点点地升了上去。

此时风雨渐大，帆布左右摇摆，张师傅又喊道：“将两舷稳住！”众船夫将缆绳绑定在桅杆之上，头船的掌舵将船篙撑了两撑，将船慢慢地驶离渡口。众船夫用力撑着篙，六艘船依次飘到了赤水河上，慢慢地到了中流。

赤水河中大浪滔天，水流湍急，乌篷船左右颠簸，两舷的船夫紧紧盯着河面，用竹篙或顶或推，乌篷船顺着滚滚河水急驶而下。这时风浪愈发的大了，但见江面白浪汹涌，风大雨大，气势惊人，乌篷船忽高忽低，江水直溅入舱来。黎庶昌将老师在舱内安顿好，走到船头，站在华联辉身边，看着前面白茫茫一片，暴雨劈头盖脸地铺了下来，两岸礁石错怪横生，从身边一擦而过，令人目眩。

黎庶昌叹道：“此景几时遇到过。”华联辉瞧了他一眼，微微一笑，双目仍定定地注视着前方，心想，这黎姓少年看来是文武兼习，站在船头竟也不晃身。船行出了大约半个时辰，就见前面雨雾中，隐隐现出了一个黑蒙蒙的船影，大雨遮掩，